

《钦定词谱》编纂始末*

王琳夫

内容摘要:《钦定词谱》与《历代诗余》在使用的文献底本、所持的学术观点上存在很大差异,《历代诗余》不是《钦定词谱》的底本,《钦定词谱》扩充词调之功与《历代诗余》的编纂关系不大。《钦定词谱》开始编纂的时间为康熙四十八年春,分纂官楼俨在其研究理论的构建中处于核心地位。楼俨与其他十二位通过康熙四十四年南巡召试选拔的分纂人员不同,曾刊制《词鹄初编》《群雅集》两部大型词谱,受孙致弥举荐入纂,是一位有着丰富的词谱编纂经验的专业人才。《钦定词谱》的文献底本、词乐研究、词韵研究、词调本事研究以及历来被学者称道的注释宫调、互校出谱、批驳《词律》等特点都与楼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楼俨师从朱彝尊、孙致弥、沈皞日,可以说《钦定词谱》编纂的背后有很深厚的浙派渊源。

关键词:《钦定词谱》 《御选历代诗余》 楼俨 词谱

康熙五十四年(1715),内府刊刻了一部四十卷的大型词谱,封面上书《词谱》二字,序言称“御制词谱序”,故此书本名《词谱》或《御制词谱》。乾隆年间《钦定四库全书》重抄此书,题作《钦定四库全书御定词谱》,故又称《御定词谱》。《四库全书总目》“钦定”“御定”混称,如《佩文韵府》时而称“御定佩文韵府”,时作“钦定佩文韵府”,故提要中将《御制词谱》改作《钦定词谱》(以下简称“《词谱》”),后代学者多沿用此名。

在此前的康熙四十六年,内府曾刊行过《御选历代诗余》(以下简称“《历代诗余》”),这部通代词选同样规模庞大。研究者通常认为《历代诗余》是《词谱》的底本,为《词谱》的编纂完成了前期的文献积累工作。例如清水茂《〈钦定词谱〉解题》: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清词谱研究与《词律》《钦定词谱》修订”(18ZDA253)、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博士生学术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项目“清代词调学研究”(YBNLTS2020-026)阶段性成果。

《御选历代诗余》如其命名,汇集了从唐至明的历代词作,依调别由短长,顺次排列,如果要找词的作例,在其调名之处很容易找到。而对这些作例的断句、平仄、押韵加以综合考察,就产生了《词谱》……我之所以认为《御选历代诗余》的编集为《词谱》打下了基础,是因为如果把参与《词谱》编纂的人员和《御选历代诗余》编纂官的名簿比照来看,可以发现很多人名相重……这样编纂《词谱》的十三人中,就有十人与《御选历代诗余》的编纂人员相重……只不过因为又经过了八年岁月,各人的官銜有所变化而已。^①

江合友《明清词谱史》^②征引此文,使用了相同的材料,延续了这种说法。《词谱》各种影印本、整理本的序言也多持此论。《历代诗余》与《词谱》的编纂时间相近,且皆为官修,编纂官重合度很高,晚出者似乎应该受到前作的影响。这种说法符合逻辑,但却不是事实。作为一部官修著作,《词谱》的编纂官名簿并不能完全如实地反映出各位编纂官在编纂活动中的贡献。《词谱》的文献水平、学术水平恰恰不是由与《历代诗余》重合的十位馆阁文人决定的,新从民间增调的编纂官楼俨^③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本文将对《词谱》《历代诗余》两书,以证明《词谱》与《历代诗余》在使用的文献底本、所持的学术观点上存在很大差异。然后从各个分纂人员行履入手,考证《词谱》的编纂背景,辨析《词谱》的编纂时间、楼俨进入《词谱》编纂队伍的原因、楼俨曾编《词谱初编》(以下简称“《词谱》”)《群雅集》两部大型词谱等历史背景问题,以证明楼俨是布衣参纂,是为编《词谱》从民间征调的专业人才。最终将从文献底本、词乐研究、词韵研究、校谱方法等各个层面一一落实楼俨在编纂活动中的贡献,以证实楼俨在《词谱》的理论构建过程中确实处于核心地位。

一、《词谱》与《历代诗余》的文献底本、学术观点有较大差异

确定《词谱》与《历代诗余》是否存在衍承关系,只要对比两书的内容就能得到准确的答案,在现代词学研究中《钦定词谱》的关注并不少,但人们

①[日]清水茂著,蔡毅译:《清水茂汉学论集》,中华书局,2003年,第560-561页。

②江合友:《明清词谱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

③楼俨,字俨若,又字敬思,号西浦。本文仅讨论楼俨参编词谱故事,楼俨生平可参陈瑞峰、张涌泉《楼俨集》(中华书局,2021年)。楼俨家族亦有家谱存世,上海图书馆藏《梅溪楼氏宗谱》民国丁卯(1927)重修本存一卷,丙戌(1946)、癸巳(2013)楼家又曾续修此谱,义乌楼氏家藏本为全帙,其中载有《皇清诰授奉政大夫例赠通议大夫江西按察使司按察使候补京堂西浦公行略》。

多是想当然地延续旧说,没有真正进行全面比勘。这两部著作从文献底本到学术观点都有较大差异,《历代诗余》是一部由馆阁文人编纂的“选类词谱”,理论层面沿袭《词律》,有明显的拼凑痕迹,而《词谱》则是重新编纂的。

(一)两书文献底本的差异

研究者一般认为《词谱》是一部馆阁文人的“应制之作”,其收调较多得益于《历代诗余》的编纂,而《历代诗余》的编纂得益于宫廷内丰富的文献储备,也就是说《历代诗余》被认为是《词谱》的文献来源。然而统计表明,《词谱》所收 826 调中,有 128 调所有分体皆不见于《历代诗余》^①。要知道《啸余谱》《填词图谱》《词律》等前人词谱已经收录了绝大部分常见词调,万树《词律》直接表现在目录中的词调即已有 675 调^②,而《词谱》收录的词调则足足多出《历代诗余》128 调。与前人词谱相比,《词谱》的贡献正是在于对孤调、僻调的收集,而这部分词调恰恰是《历代诗余》所不具备的。仅此,已经不能说《词谱》是依靠《历代诗余》编纂的词谱了。

这 128 调除少部分是从汲古阁《六十名家词》以及《花间集》《草堂诗余》等前人词谱已有关注的常见文献中补录以外,绝大部分是出自史书、笔记以及一些稀见的特殊文献或文人别集,其中 14 调是从《高丽史》《宋史》中收录的。在楼俨加入编纂队伍之前,《历代诗余》的编纂官们并不知道这些史书中还留存词作。楼俨在康熙四十五年(1867)编纂《群雅集》时就已经收录了《高丽史》中的词作,而从史志中收集词作的思路是受到朱彝尊的指点,详见本文第三节。

《词谱》在《花草粹编》《梅苑》《翰墨全书》《全芳备祖》《鸣鹤余音》《唐诗纪事》等文献中采录了大量词调,两出的词作例词下多有校记,说明《词谱》编纂者一定是阅读过原文献的。《词谱》对文献源流非常重视,不仅会注明出处,对于稀见文献更会格外关注,比如《赵氏铁网珊瑚》中有吴文英佚词,题目多注有宫调,如汲古阁坊本作《探芳新》,而《词谱》从《赵氏铁网珊瑚》调名,作《高平探芳新》;《古香慢》一调仅见于《赵氏铁网珊瑚》,而最早收录《古香慢》一调的词谱正是孙致弥、楼俨康熙四十四年编纂的《词鹄》。

①本文所引《御选历代诗余》《钦定词谱》皆出自清康熙内府刊本。统计以另立新调的词调为准,非词作。

②《词律》共 604 正调名,加上“合调”共 660 调,再加上“附论”目录中共 675 调,另外还有一些词调是在按语中简要提及,没有体现在目录中。

《词谱》收录的《历代诗馀》不载的例词,见于不同词人文集、别集多达 25 种^①,很多是稀见的抄本,是楼俨从朱彝尊处抄得。

下面再来对比一下《历代诗馀》的取词情况。《词谱》比《词律》多出 170 调^②,其中有 85 调见于《历代诗馀》。见于《历代诗馀》的这部分词调,多是直接转引、抄录《花草粹编》《词综》等词选,同时见于别集、选集的词调,经字句比对,也都与词选相同,不依别集。其中原出自《梅苑》《翰墨全书》等稀见文献的词作,经字句比对,其实都出自《花草粹编》,《历代诗馀》的编纂者很可能根本没有阅读过原书。

证据如下:

1.《落梅风》一调《梅苑》^③《花草粹编》^④本无作者,因《花草粹编》后词作者为张先,《历代诗馀》讹作张先,《词谱》作“无名氏”。

2.《冒马索》一调下阕次句《梅苑》《词谱》为“懊恨春来何晚,伤心邻妇争先折”^⑤,《历代诗馀》与《花草粹编》为“懊恨春工来何晚,伤怜媚眉先折”^⑥。

3.《恨来迟》一调《词谱》正体为王灼词,《历代诗馀》署“无名氏”显然不是出自本集。第二体《词谱》为“独占江梅,淡薄情怀,浅缀胭脂”,注“《梅苑》词名《恨欢迟》”^⑦,而《历代诗馀》此词为“淡薄情怀,浅缀胭脂,独占江

①出自曹勋《松隐集》最多,共 14 调 14 体,馀为冯延巳《阳春集》、张先《子野词》、王行《半轩集》、曹冠《燕喜词》、王之道《相山居士词》、欧良《抚掌词》、范成大《石湖词》、赵长卿《惜香乐府》、韩玉《东浦词》、朱敦儒《樵歌》、赵孟頫《松雪集》、静虚真人《静虚真人词》、白朴《天籁集》、黄裳《演山集》、张肯《梦庵词》、宋褰《燕石集》、程大昌《程文简集》、王庭圭《卢溪先生文集》、汪元量《水云集》、李弥逊《筠溪集》、丘崇《丘文定公集》、袁去华《袁宣卿词》、姜夔词《醉吟商小品》《催雪》、廖莹中词《个侬》,部分词集或是未知题名的抄本,案例分析参见本文第三节。

②《词谱》正调名 826,《词律》正调名 675。但《词谱》对“令”“慢”等不同曲类的词调有的合为一调,有的另立一调,与《词律》的分合情况不一。实际上《词谱》立为正调名的词调,没有在《词律》中提及的有 170 调。

③黄大舆:《梅苑》卷十,清康熙四十五年曹寅扬州使院刊本,第 3 页。

④陈耀文:《花草粹编》卷二,明万历刻本,第 5 页。

⑤黄大舆:《梅苑》卷二,清康熙四十五年曹寅扬州使院刊本,第 8 页。

⑥陈耀文:《花草粹编》卷十二,明万历刻本,第 20 页。

⑦扬州本、四库本《梅苑》卷五《恨欢迟》仅存目次,正文缺失,可见《词谱》能够征引《梅苑》并不是因为康熙四十五年曹寅在扬州重刊了《梅苑》。真实原因当是:全本《梅苑》由钱曾、朱彝尊递藏,楼俨师从朱彝尊,由此阅见全本。

梅”，与《花草粹编》字句相同。

4.《真珠髻》一调下阕第三句《梅苑》为“倍增芳洁”^①，《花草粹编》少一“增”字^②，《历代诗馀》与《花草粹编》相同。另外，《梅苑》《花草粹编》此词本无作者，《历代诗馀》《花草粹编》与前词《泛清波摘遍》作者相同，讹作晏几道。

5.《钿带长中腔》一调《词谱》言：“《花草粹编》少起句‘钿带长’三字，今从本集校正。”《历代诗馀》与《花草粹编》皆无首“钿带长”三字。

6.《甘露歌》一调《历代诗馀》《花草粹编》分为二十四字三首，《词谱》改为七十二字一首：“《花草粹编》分此词三段为三首，今从《乐府雅词》订正。”

7.《望春回》一调《乐府雅词》《词谱》为“东风暗回暖律”^③，《历代诗馀》与《花草粹编》为“东风暗回暖力”^④。

8.《望明河》一调《词谱》言“调见《苕溪集》”。《历代诗馀》共载刘几词8首，皆见于前人词选《花草粹编》《词综》，前人词选不载的词作，《历代诗馀》亦无。

9.《词谱》采录了《翰墨全书》的《甘露滴乔松·沙堤路近》一调，这首词《花草粹编》不载，而《历代诗馀》则仅有《翰墨全书》已见于《花草粹编》的词作，没有《甘露滴乔松》。

文字比对不一一展示，《花草粹编》与《梅苑》《翰墨全书》等文献两出的词调，在字句上《历代诗馀》则皆从《花草粹编》，《花草粹编》未有收录的《历代诗馀》亦无，而《词谱》则与原文献相同。另外，即使有很容易获取的别集坊本，《历代诗馀》直接抄录《花草粹编》的情况也非常多，说明《历代诗馀》的编纂当是先汇集《花草粹编》《词综》等几种大型词选，再补录一定的别集，拼凑而成，没有严谨的校勘，而《词谱》则是严格参照底本，几种底本不同时出校记，并一一注明文献出处。

研究者往往将《词谱》雄厚的文献底蕴归功于内阁藏书与《历代诗馀》的编纂，然而这些稀见词调，恰恰是不见于《历代诗馀》的。《历代诗馀》看似有着丰富的词调、词作数量，相比所有前代词选，收录的词作数目更多，但实际上大部分都是从已有的明清大型词选中拼凑来的。《词谱》使用文献丰富、稀见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只有真正利用起来的文献才能算作“参考文献”。《高丽史》不算稀见，《词谱》的编者从乐志中挖掘了词作，而

①黄大舆：《梅苑》卷一，清康熙四十五年曹寅扬州使院刊本，第9页。

②陈耀文：《花草粹编》卷十二，明万历刻本，第1页。

③曾慥：《乐府雅词》卷下，台湾汉学中心藏旧抄本（索书号14906），第31页。

④陈耀文：《花草粹编》卷十一，明万历刻本，第24页。

《历代诗馀》的编者则没有,这不是简单的有没有文献的问题,而是《词谱》词学研究的整体视野远超《历代诗馀》。

(二)两书学术观点的分歧

再来看一些《词谱》与《历代诗馀》学术观点的分歧。《历代诗馀》在《六丑》一调下注曰:“明杨慎易名《个依》,或分为两调者,非也。”^①特地说明了《六丑》与《个依》不应该分为两调,然而其后编纂的《词谱》中《个依》《六丑》两调仍然是各自单列的。《六丑》与《个依》的关系自《词律》提出以来受到历代学者的瞩目,不是可以随意含混的小问题。《历代诗馀》与《词谱》的编纂时间相近,但却在如此重要的学术问题上观点截然相反。《个依》一词《填词图谱》《词律》记为杨慎所作,当是从《国朝诗馀》的记载。《词律》在《六丑》下注:“此调杨升庵以其名不雅,改曰《个依》,已为无谓,《图谱》乃于《六丑》之外又收《个依》一词。”^②《历代诗馀》听信万树,将《个依》《六丑》合为一调,《词谱》则另立一调,言其为廖莹中词,应是有廖莹中别集抄本为据。《皱水轩词筌》:“偶见钞本有《个依》一词,颇富艳:‘恨个依无赖,卖娇眼、春心偷掷……’”^③根据《皱水轩词筌》的记载,《个依》是廖莹中词,与《六丑》字句迥异,完全算不得一调,《历代诗馀》因袭《词律》也自然是错误的。

同样的情况还有《无闷》与《催雪》,《历代诗馀》采纳《词律》的意见,将吴文英词作《无闷》,词题“催雪”,也即是将《无闷》与《催雪》合成一调。而《词谱》则另立一调,言:“与《无闷》调不同,《词律》类列者误。”^④《无闷》与《催雪》字句相仿,恐怕是同调异名之例,《词律》《历代诗馀》合作一调并不算错误,但这也恰恰说明了《词谱》与《历代诗馀》的学术观点有很大的差异。值得一提的是,楼俨在此前编纂《词鹄》时就已经将《催雪》《无闷》分为两调了,并在《无闷》调下按语中解释道:“此词与《催雪》虽近似,但恐宫调有别,不敢混并,而《词律》竟以此作《催雪》,今特并列,以备识者。”^⑤

《历代诗馀》的编者并非词学专长,上面提到的两个例子其实都是对万树《词律》的继承,没有独立的分辨能力。不仅如此,《历代诗馀》对词调的认识十分粗浅。《历代诗馀》模仿《词律》依字数排序,但《词律》依字数排序的同时,以“合调”和“附列”的形式保留了原有调名中的“令”“慢”等曲类标志,而《历代诗馀》却将《临江仙引》《临江仙慢》《添声杨柳枝》《隔浦莲近拍》

①沈辰垣等:《御选历代诗馀》卷九九,清康熙内府刊本,第7页。

②万树:《词律》卷二十,清康熙堆絮园刊本,第22页。

③贺裳:《皱水轩词筌》,国家图书馆藏贺氏载酒园皱水轩刻本,第6页。

④王奕清等:《钦定词谱》卷二七,清康熙内府刊本,第24页。

⑤孙致弥、楼俨:《词鹄初编》卷八,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26页。

等词调直接称《杨柳枝》《隔浦莲》《临江仙》，将原本表示音乐属性的字样一概删除。这样做既违背了词调的客观规律，也不尊重原文献，说明编者并非专门的词学研究者。《词谱》对于词调体类的考虑则更加缜密，如原文献中没有令、慢等字样，《词谱》不会擅自另立一调；如原文献中涉及到唐宋曲调类型的，也不会妄加删减。这既表现出了严谨的学风，也表现出了编者词学研究的专业素养，与《历代诗馀》一味抄袭《词律》、完全没有辨识能力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

《词谱》的研究与《历代诗馀》相比，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对宫调的关注。《词谱》词调下附有大量宫调考释，这些考释内容除了包括《乐章集》等宋人别集，还包括了很多元人小令中的宫调记载。据笔者统计，《词谱》826调中共有306调关注到了宫调问题，使用词集文献共168则，使用金元明曲学文献共140则，使用史书、笔记等其他史料共90则。另外，还有6处考证使用没有明确出处的文献，故共计404则。关注宫调并非词谱常例，《填词图谱》《词律》《历代诗馀》都不关注宫调问题，《词谱》中的宫调研究其实也是楼俨提供的，详见本文第三节。

《历代诗馀》的学术观点是完全照抄《词律》，《词谱》则是另立门户，尽管今天的研究者也有认为《词谱》的有些改动实际上是把《词律》改错了，但《词谱》有独立见解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或许有人会说，《历代诗馀》本身是词选，《钦定词谱》是词谱，各自功能不同，学术水平有差异可以理解。但实际上《历代诗馀》是以选代谱，在编纂时预期也是有词谱功能的，其凡例中提到：“诗馀原有《图谱》与旧词多有未合，是选广搜名作，注明各体，故不另立图谱。”^①编订词谱与编《全唐诗》等诗文著作不同，专业性很强，参编《历代诗馀》的馆阁文人们，虽然也很擅长诗词创作，其中杜诏更是以填词闻名，但填词创作和词学研究完全不是一回事。《历代诗馀》的学术水平不尽如人意，短时间内仅靠原班人马再编一部词谱恐怕也难有很大改观，所以在民间征调了一位词谱研究的专业人才——楼俨。

二、《词谱》的编纂背景

楼俨曾参编《词谱》一事，研究者已有提及，但人们对楼俨在其中的作用还缺乏准确认识。楼俨在编纂官中排次靠后是因为其以布衣参撰，《词谱》的实际文献水平、学术水平、研究取向与楼俨个人关系极大。

《词谱》是一部官修著作，署名以官职为序，“总阅官”为陈廷敬。对照楼

^①沈辰垣等：《御选历代诗馀》凡例，清康熙内府刊本，第1页。

俨《浣花词序》：“领其事者为泽州、京江两相公。”^①《词谱》的总负责人原有两位，陈廷敬泽州人，京江相公则为张玉书，张玉书在《词谱》成书之际已经过世，最后没有署名。“编纂官”为王奕清、余正健、阎锡爵三人，楼俨称此三人为“馆主”。杜诏《莺啼序》言“娄东相公第中编词谱”^②，所以《词谱》当是在王奕清的家中编纂的。这四位官员负责经史子集多种门类图书的编纂，主要为赴京编书的分纂人员提供物质保障，不会事必躬亲，故《词谱》的编纂主要由分纂人员完成。

成书背景的考证需要有准确的时间节点为基础，首先我们要对《词谱》编纂开始、结束的时间加以说明。一般来说，研究者从序言落款时间认为《词谱》最终编成于康熙五十四年。关于开始时间，江合友《明清词谱史》认为：“我们据杜诏《莺啼序》的词题，推测杜诏校勘《历代诗馀》完毕之后，不久就开始编修《词谱》。《御选历代诗馀序》撰于康熙四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因此《钦定词谱》约在此年下半年开始编纂。”^③即认为《钦定词谱》开始编纂的时间是康熙四十六年。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词谱》的开编时间应为康熙四十八年春。楼俨《洗砚斋集》言：“己丑初夏，奉有校词之命。”^④杜诏《山中白云词序》：“己丑春，复命修《钦定词谱》。”^⑤陈廷敬《云川阁集序》言：“命修《历代诗馀》告竣者三年，上有《词谱》之命。”^⑥记载十分清晰，时间差距很小。故《词谱》筹备、开编时间应为康熙四十八年春。

关于《词谱》编纂最终付梓的时间，当以序言所记为康熙五十四年。不过，查考分纂人员行履可以发现，在康熙五十年以后就已经有分纂人员陆续离京外任县令或参加科举。据此我们推测，《词谱》于康熙五十年以后或已初见规模。

《词谱》共有十三位分纂人员，兹按原书所列人员顺序将他们的行履及专长制作表1如下：

①楼俨：《洗砚斋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52页。

②杜诏：《云川阁集》词五，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清雍正刻本，第4页。

③江合友：《明清词谱史》，第142页。

④楼俨：《洗砚斋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6页。

⑤张炎：《山中白云词》杜序，天津图书馆藏清雍正刻本，第1页。另，据杜诏此序，《历代诗馀》开始编纂的时间为康熙四十四年冬。

⑥杜诏：《云川阁集》陈廷敬序，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3页。

表1 《词谱》分纂人员信息

分纂官	举荐	行履	专长
储在文	南巡召试	康熙四十七年举人 康熙四十八年进士	著有《尚书疑义》《经畚堂稿》，参编《历代诗馀》《周易折中》等
杨祖楫	南巡召试	康熙四十四年举人 康熙五十一年进士	参编《历代诗馀》《康熙字典》
王时鸿	南巡召试	康熙五十年举人 康熙五十一年进士	参编《历代诗馀》《春秋传说》《方輿考略》等
杨潜	南巡召试	康熙五十年举人 康熙五十一年进士	工诗、古文，善行楷篆隶，参编《历代诗馀》
吴襄	南巡召试	康熙五十二年进士	著有《驳吕留良四书讲义》，参编《历代诗馀》《子史精华》等
杜诏	南巡召试	康熙五十年举人 康熙五十一年进士	著有《读史论略》《唐诗叩弹集》《云川阁集》，参编《历代诗馀》《广西方輿纪要》等
吴景果	南巡召试	五十二年怀柔知县	著有《半淞诗存》，参编《历代诗馀》《子史精华》等
秦培	南巡召试	五十年钜鹿知县	参编《历代诗馀》
沈寅	南巡召试	五十一年公安知县	参编《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
邬维新	南巡召试	五十二年新宁知县	以能书与圣祖仁皇帝召试，参编《历代诗馀》
郑韵	南巡召试	五十二年广宁知县	著有《芦村偶存诗稿》，参编《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
楼俨	孙致弥举荐	五十四年灵川知县	著有《词鹄》《群雅集》《蓑笠轩仅存稿》，参编《御选唐诗》《月令辑要》等
钱元台	南巡召试		参编《历代诗馀》

由上表可见：第一，除楼俨外十二人皆在康熙四十四年南巡行在召试中榜上有名。在编纂《词谱》之前，储在文等十人曾编《历代诗馀》，沈寅、郑韵曾编《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都曾参编过其他官修著作，分纂人员中只有楼俨完全是新人。第二，表中除楼俨外的十二人都不擅长词学研究，其中有擅长经学的、有擅长子史的，杨祖楫、杨潜、邬维新则以书法闻名，当然这些人

能够在召试中榜上有名也应都擅长诗词创作。第三,康熙四十七年到康熙五十四年间,这十三个人中有六个人中举、中进士,有五个人自康熙五十年始就陆续外任县令,中举的要回原籍,外任知县的更不会一直在编书,而楼俨一直到康熙五十四年《词谱》正式付梓以后才离京^①。

首先要辨析的是楼俨是如何进入编纂队伍的,到底有没有参加过召试。《明清词谱史》言吴襄与楼俨康熙四十六年同年献词,以词应诏。实际上吴襄参加的是康熙四十四年南巡行在召试,楼俨确实在四十六年曾献词,但并未参加过召试。康熙四十四年的召试榜单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圣祖五幸江南恭录》《江南通志》等书中皆有记载,名单非常清楚,并没有楼俨。召试虽是特科,但也有一定的选拔性质,楼俨是唯一一个没有任何功名,以布衣身份参加《词谱》编纂的,有明显的特殊性。

楼俨康熙四十六年确曾迎銮献词,但并没有因此获得身份的转变。研究者误会楼俨也参加过召试的原因是《清史列传》《两浙輶轩录》《金华诗录》等文献中记载楼俨曾“钦擢第一”：“康熙四十六年圣祖南巡献《织具图》诗词恭进御览,钦擢第一。”^②“钦擢第一”其实是一种演绎的说法,出自楼俨的弟弟楼琮联。《金华诗录》等文献参考的是楼俨文集《蓑笠轩仅存稿》的序言。《蓑笠轩仅存稿》国图本序言缺失,浙图本有王师、王云铭二序,两序皆作于乾隆十一年。王师序称：“献织具图诗词,称旨,擢第一。”^③王云铭序称：“丙寅冬,其弟以集请序。”^④王师依据的当是楼琮联撰写的《西浦公行略》：“吴门行宫献《织具图》诗词,蒙钦取第一。”^⑤楼俨卒于“乾隆十年十一月初四日申时”^⑥,无论是《蓑笠轩仅存稿》的序言还是《西浦公行略》都编写于楼俨身后,“钦擢第一”的说法最早的源头就是楼俨的弟弟楼琮联,是一种推尊、演绎的说法。

①《清史列传》载楼俨事迹：“四十八年,奉诏修《词谱》,以荐与分纂之役。书成,议叙,选广西灵川县知县。”(《清史列传》卷七一《文苑传二》,中华书局,1987年,第5826页)《梅溪楼氏宗谱》亦言：“书成,议叙知县,出宰广西桂林府属灵川县。”(《梅溪楼氏宗谱》卷三,民国丙戌重修本,第95页)“议叙”是对有特殊贡献人员的奖掖,以布衣议叙知县本就已经肯定了楼俨对《词谱》的贡献。

②阮元：《两浙輶轩录》卷十五,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第24页。

③楼俨：《蓑笠轩仅存稿》王师序,浙江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第1页。

④楼俨：《蓑笠轩仅存稿》王云铭序,浙江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第1页。

⑤《梅溪楼氏宗谱》卷三,民国丙戌重修本,第95页。

⑥《梅溪楼氏宗谱》卷三,民国丙戌重修本,第96页。

楼俨献词一事有很详尽的史料记载。《松江县志》^①载有楼俨所献《清平乐》词,浙图本《蓑笠轩仅存稿》附录亦载此词。实际上楼俨不仅献了词,同时还有序言、图画、近体诗,共有词十首、七绝八首,其后又作七律四首以纪念献词一事,皆见于《梅溪楼氏宗谱》。

《梅溪楼氏宗谱》载《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十六日恭进〈皇上幸松观织〉词、诗,蒙恩收录,恭纪七言近体四章》:

皇上御极之四十六年春……御行宫而观织具,一时传为盛事……

臣浙东鄙士,吴会旅人……于是抚诸图画,缀以诗词,当吴苑回銮之日,

进松江观织之图……恭纪四律,敬识皇仁,长祝三多,仰酬天眷。^②

“吴会旅人”“吴苑回銮”加之《清平乐》词中第一首“省方吴会,共识天颜喜”说明楼俨献词一事发生在苏州。《清实录》《松江县志》《苏州府志》等书记载康熙帝于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乘御舟抵松江府,逗留五日,当是在此期间发生了“观织”一事,楼俨作诗词、画图以纪念此事,四月十五日御舟回銮,抵苏州府,四月十六日楼俨在苏州献词,康熙每日行程班班可考,并未举办任何考试。如楼俨自己所言,也就仅仅是“蒙恩收录”^③,远远谈不到什么“钦擢第一”。《上海县志》则特地在“召试四人”(张果浚、陆锡熊、赵文哲、张熙纯)以外加了小注,言另有一人楼俨“以荐入词谱馆纂修”^④。康熙四十六年根本没有举办召试,如何能擢为第一?所以说楼俨只是献过词,没有因此直接获得身份上的转变。

楼俨与其他十二位分纂人员不同,并未参加过召试,能够参加《词谱》编纂是完全因为孙致弥的举荐。楼俨《浣花词序》:“康熙己丑首夏,余以孙学士师荐,与修《词谱》。”^⑤楼俨集中有为孙致弥写的悼诗:“多谢病中书荐牍,药囊西苑往来频。”“廿载荆卿市上身,卖浆贩缯混风尘。谁能牝牡骊黄外,识得嵒嵒磊落人。”^⑥《梅溪楼氏宗谱》载楼俨撰《梅溪楼氏历代衣冠世谱》,中有楼俨自述:“以翰林学士孙公致弥荐,入直武英殿修书。”“俨不肖,不能

①诸自穀修,程瑜纂:《〔嘉庆〕义乌县志》卷二二,清嘉庆七年刻本,第49页。

②《梅溪楼氏宗谱》卷四,民国丙戌重修本。

③与此同时,圣恩寺的僧人济志因康熙来圣恩寺时多有赏赐,也进献了谢恩诗:“四月十五日武林回銮,于平望镇迎圣驾进呈《祝圣语谢恩诗》二册,上览毕云‘诗狠好’,传命千岁收着。”(周永年:《邓尉山圣恩寺志》卷六,民国十九年重刊本,第13页)楼俨献的诗词也当与此例相仿。

④应宝时修,俞樾纂:《〔同治〕上海县志》卷十七,清同治十一年刊本,第5页。

⑤楼俨:《洗砚斋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52页。

⑥楼俨:《蓑笠轩仅存稿》卷三,浙江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第43-44页。

奋身科目,为先人光,又不能积学懋行,与古人并,惟以大臣荐举,遭逢圣朝,官至三品。”^①至此,证据已经非常清楚,楼俨绝没有通过任何形式的考试,更谈不上“钦擢第一”,楼俨能够参编《钦定词谱》的直接原因就是孙致弥的举荐。孙致弥之所以举荐楼俨,并不是因为楼俨曾献词或擅长填词,核心原因只有一个——楼俨编纂过《词鹄》《群雅集》,是一位有着两部大型词谱编纂经验的专业人才。

词谱编纂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对词韵、词乐、词学文献等问题都有深入研究,纵观康熙朝乃至整个清代,能够如万树一样独立编纂一部大型词谱的人并不多。在创作上,楼俨的词并不算出众,但楼俨的词谱研究水平得到了孙致弥、朱彝尊的极力推崇。

楼俨在康熙四十三年协助孙致弥刊刻了一部十五卷的大型词谱《词鹄》。《词鹄》署名为“嘉定孙致弥恺似偶辑、受业馀姚楼俨若补订”^②,调下也附有一些考证按语,对《词律》有所驳正,其学术水平虽然不能说已经完全超过了《词律》,但绝非《啸馀谱》《选声集》《填词图谱》之类可比。而且《词鹄》编成之后,孙致弥、楼俨都曾明确表示对于此书尚不满意。《词鹄》的底本是孙致弥提供的,楼俨只是在老师的基础上补订。孙致弥在序中说道:“馀姚楼子俨若从余游久,尤工填词,录得副本为补订之,遽为雕版,既成而余始知,不及正也。”^③朱彝尊《群雅集序》也说:“姚江楼上舍俨若工于词,曩留京师,辑《词鹄》一书,业开雕拓行,既而悔之。”^④可见《词鹄》的缺憾也并非楼俨水平不足。

因为不满足于《词鹄》的研究水平,康熙四十五年^⑤楼俨又自撰了另一部词谱《群雅集》。此书规模更加庞大,可惜并未刊刻,现已不存。《群雅集》由

①楼文沅:《梅溪楼氏宗谱》卷一,上海图书馆藏民国丁卯重修本。

②孙致弥、楼俨:《词鹄初编》卷一,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1页。
《词鹄初编》现有两本存世,国家图书馆藏本第一册有残缺,京都大学文学所图书馆藏本保存完好。

③孙致弥、楼俨:《词鹄初编》序,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2页。孙致弥此序写于康熙四十三年冬,其后陈聂恒序写于康熙四十四年冬,楼俨于康熙四十五年离京,孙致弥虽说“不及正”,但在四十三到四十五年间,楼俨应仍为《词鹄》做了一些补订工作。

④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〇,清康熙刻本,第6-7页。

⑤《洗砚斋集》:“犹记丙戌秋杪,在云间辑词谱。”(楼俨:《洗砚斋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40页)此时《词鹄》已经付梓,《词谱》康熙四十八年才开始编纂,且这两部书都是在京城编纂的。云间是楼俨故里,此时编辑的词谱应是《群雅集》。

朱彝尊序,序中提到了此书关注到了《高丽史》等史志中所载词作:“谱既成,以段安节《乐府杂录》、王灼《碧鸡漫志》及宋、元、高丽诸史所载调存词佚者俱载之。”^①还提到全书以宫调考证为基础,以时代先后为序,更能还原宋词本貌:“顾世之作谱者,类从《归字谣》铢累寸积,及于《莺啼序》而止,中有调名则一,而字之长短分殊,安能各得其所?莫如论宫调之可知者叙于前,余以时代先后为次序,斯世运之升降可以观焉。”^②楼俨自己也多次提及此书。《再与友人论词书》:“曩在里门辑《群雅集》,一禀秀水先师之训,亦以四声二十八调为之经,而以词之有宫调者为之纬,并以词之无宫调者,依世代为先后,附于其下,而别俟再考。秀水师作序,其目已传播都门矣,而卷帙颇繁,未遑开雕也。”^③《梅溪楼氏宗谱》:“俨年已六十又二,尚无子嗣,一生不擅治生,竹乡并无田庐,所辑四声二十八调词谱、词韵者亦未雕版。”^④

《词鹄》《群雅集》是两部具有相当研究水平的大型词谱,楼俨带着丰富的词谱编纂经验参加《词谱》的编纂,为《词谱》设定了一个很高的起点。

三、楼俨在《词谱》理论构建中的核心地位

由以上历史背景的考证可以确认楼俨在十三位编纂官中确实较为特殊,以布衣参纂,而且是一位有两部大型词谱编撰经验的专业人才。下文笔者将从各个角度一一落实楼俨对《钦定词谱》的贡献。

(一)楼俨对《词谱》文献底本的贡献

楼俨在《在与友人论词书》一文中详细记载了《全芳备祖》《梅苑》《高丽史·乐志》等文献的载词情况,与本文第一节中提到的《词谱》较《历代诗馀》多出的128调的出处基本相吻。《词谱》有很多为学者们称道的研究成果,比如人们常常会提到《词谱》收录了《高丽史》等史志中所载词作,研究视野较广。这些词调是楼俨发见的,朱彝尊《群雅集序》提及楼俨《群雅集》就有收录《高丽史》等史志词作。值得一提的是,楼俨在史志中收集词调的思路是朱彝尊提供的:“丙戌秋杪,在云间辑词谱,吾师竹垞先生命搜宋人建康、临安二志,必多未见之词。”^⑤

浙派标举姜夔、张炎,清代最早过录陶抄本《白石道人歌曲》的正是楼

①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〇,清康熙刻本,第7页。

②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〇,清康熙刻本,第7页。

③楼俨:《洗砚斋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47页。

④楼文沅:《梅溪楼氏宗谱》卷一,上海图书馆藏民国丁卯重修本。

⑤楼俨:《洗砚斋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40页。

俨。《白石道人歌曲》张奕枢序：“壬子春，客都门，与周子耕馥过澹虑汪君邸舍，见案头有《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别集一卷，系陶南村手钞本，而楼观察敬思所珍藏者。”^①编纂《历代诗馀》时，杜诏虽已有张炎词集，但在编《词谱》时的《山中白云词》亦是楼俨提供的。杜诏《山中白云词序》：“奉命分纂《御选历代词》始得竹垞所寄玉田词钞本，时亦未知有《山中白云》名目也。迨己丑春，复命修《钦定词谱》，同馆楼敬思视余《山中白云词》，盖钱塘龚氏所刊。”^②除此以外，《词谱》中还有很多重要的词集是楼俨提供的。例如《词谱》大量选用了曾慥《乐府雅词》的词调，而《历代诗馀》的编者根本没有阅见此书。《历代诗馀》中确实也有《九张机》等见于《乐府雅词》的词调，但皆是从《词综》《花草粹编》转引的，凡《词综》《花草粹编》未收的，仅见于《乐府雅词》的词调《历代诗馀》则未收。《乐府雅词》一书在朱彝尊手中，由楼俨抄录，《钦定词谱》才得以大规模引用。《书沈雄〈古今词话〉后》：“按曾端伯《乐府雅词》引《九张机》自九重传出……曝书亭有此书，余钞得之。”^③另外，《词谱》还收录了很多元人小令，受到了谢桃坊等学者的批评，而《词谱》收录的元人小令几乎与《词鹄》收录的元人小令完全吻合。

《词谱》很少征引同时代的词选、词谱，独有《词纬》一书征引数十次，推崇备至。《词纬》一书鲜有闻见，如果不是《词谱》的大量引用，后人恐怕很难知晓。这一情况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困惑。《词纬》一书并未刊刻，流传不广，《词谱》能够参考此书并大量采用，与孙致弥、楼俨的推崇密不可分。孙致弥《词鹄初编序》：“昔吾友钱蕤龢舍人有《词嘏》，周筼谷处士有《词纬》，其精且富，皆过于余。今二书者皆未行于世，而余且膺焉先之，增吾愧矣。然世之读者，或因是书以求钱、周二子之遗书而表章之，使词学大振于当世，庶以此为乘韦之先乎？”^④

（二）《词谱》批驳《词律》的论述出自楼俨

谈到《词谱》的历史贡献时，学者们经常提到其对《词律》的批驳、订正。现在来看，这些改动并不都是正确的，但与一系列在《词律》基础上修订的词谱相比，《词谱》展现出了强烈的学术自信。人们常常以为这种大胆的批驳、更正《词律》是官修使然，其实并非如此。《历代诗馀》亦是官修，但对《词律》可谓亦步亦趋，引用时也多是持肯定态度。实际上，这些批驳《词律》的改动大都出自楼俨。楼俨《与友人论词书》：“弟曩在《词谱》馆中，曾驳正红

①张奕枢：《白石道人歌曲序》，清乾隆十四年张奕枢本。

②张炎：《山中白云词》杜序，天津图书馆藏清雍正刻本，第2页。

③楼俨：《洗砚斋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31页。

④孙致弥、楼俨：《词鹄初编》序，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3页。

友《词律》百馀条,为毘陵友人所怒。”^①

《词律》的学术地位毋庸赘言,纵观整个清代,补订、批校《词律》的学者不少,但敢于直接批评《词律》,并另起炉灶的却不多。楼俨在校勘《词鹄》时就在调下按语中从《词律》字句、辨韵的细节,到上下片互校、平上入通押等问题进行过系统的批评^②。这些改动并不都是正确的,有一定的个人色彩,这也恰能说明《词谱》中批评《词律》的观点、言论,当是出自楼俨之手。

(三)《词谱》的宫调、大曲、乐舞等词乐研究来自楼俨

《词谱》对词调的宫调信息非常关注,这些词乐相关的研究成果出自楼俨之手。江合友《明清词谱史》提到:“杜诏编纂《词谱》出力甚多,其《满宫花》自注云:‘《唐书·礼乐志》有七宫、七商、七角、七羽宫调名……所以张炎词注,旧谱零落,不能倚声歌也。’此论与《钦定词谱凡例》末条若合符契。”^③杜诏的这处词注确实与《词谱》凡例相同,但他其实并不了解唐宋宫调理论,杜诏、楼俨两处材料赘引如下:

杜诏《奉命修词谱恭纪调满宫花》:

按《唐书·礼乐志》有七宫、七商、七角、七羽宫调名,《宋史·乐志》有四声二十八调名,宋词中可考者有柳永、姜夔等词二十一调名,自刘晔《宴乐新书》失传,其谱不可复考。所以张炎词注旧谱零落,不能倚声歌也。臣校词事竣,复膺兹命,实茫然滋懼云。^④

楼俨《宋词四声二十八调考略》:

甲申,俨留京师,为松坪先生校刊《词鹄》,欲发明官调之说,而寓中藏书甚少,苦无辨证,遂草草卒业。丁亥南归,质之竹垞先生,先生发凡起例,命以四声二十八调为之纲,而以词之丽于各调者分归其部,并授沈谱,兼为订正。因搜宋词之有官调可考者,自柳永、姜夔而外一二家,傍及元人小令,共得二十一官调,词若干首。所少者惟高般涉调及角声六调耳,然则四声二十八调在宋已多残缺,顾安得八十四调而谱之,又何怪乎元人之贻贖也。官调之详,莫备于北宋刘晔《燕乐新书》(见《宋史·乐志》)及南宋修内司所刊《乐府混成集》(见周密《齐东野语》)。今二书皆不可见,而至陋如《中原音韵》《九宫谱》世咸奉为金科玉律,是

①楼俨:《洗砚斋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43页。

②《词鹄》中不少批评言辞激烈,表现出了强烈的学术自信,例如《飞雪满群山》:“‘怆然’句《词律》强去‘然’字,必欲前后板对,可笑可笑。”(孙致弥、楼俨:《词鹄初编》卷十二,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12页)

③江合友:《明清词谱史》,第143页。

④杜诏:《云川阁集》词四,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清雍正刻本,第5页。

宫调不亡于无,而亡于有也。^①

两处记载非常清晰,杜诏仅是简略的描述性记载,并明确提到自己不擅词乐研究,而楼俨的说法不仅更详细、准确,而且明白地说出了自己进行这些研究的时间、经过以及向朱彝尊请教的过程。《词谱》中已有很多词调标注了宫调,并且与《词谱》一样也使用了一些曲谱文献,《群雅集序》中也有提到,楼俨编写《群雅集》一谱已经弥补了《词谱》在宫调研究上的不足,《词谱》中的宫调研究成果也应是楼俨主导的。

《词谱》与《洗砚斋集》的论述经常有重合。《词谱》在《倾杯乐》《水调歌》下对“水调”“中管”有一番论述,《洗砚斋集》中《宋词四声二十八调考略》:“每律四声俗呼中管某调……水调、散水调惟柳永词有之,皆《倾杯乐》也。按杜佑《理道要诀》云:‘唐曲南吕商时号水调。’《册府元龟》云:‘天宝十三载改南吕商为散水调。’《碧鸡漫志》云:‘南吕商俗呼中管林钟商。’”^②《词谱》与《洗砚斋集》论述使用的材料一致,并且这些材料的使用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理道要诀》在清代早已失传,《洗砚斋集》《词谱》实际上都是从《乐府诗集》中转引的。再如天宝十三年改名一事在更早的《唐会要》等史籍亦有记载,而《洗砚斋集》《词谱》则都采用了较晚的类书《册府元龟》,这些情况显然不是巧合。

《洗砚斋集》在《书姜夔〈暗香〉词后》一文中详载各个词调所属宫调近百种。文中共有数十页有关宋词词乐宫调理论的论述,对于研究过程、别人向他请教的情况记载非常清晰,几乎可以解释所有《词谱》宫调问题的来由。田玉琪《钦定〈词谱〉注释唐宋词宫调辨析》^③一文提到《词谱》不知燕乐二十八调律名与俗名存在错位现象。而这一点楼俨《洗砚斋集》也有明确提及,并表示不解:“宫调之名,古今互异,其义亦有难解者。如黄钟之宫声不曰黄钟宫,而曰正宫……无射之宫声不曰无射宫,而曰黄钟宫。”^④词乐研究在清初颇为冷门,《词谱》宫调研究的功劳与过错都应归于楼俨。

另外,楼俨对唐宋大曲、乐舞也有很深入的研究。《词谱》第四十卷单独为大曲设置一卷与一般词调相区别,历来被学者赞赏,这种辨识力也归功于楼俨。不同于《词律》《历代诗馀》仅取“一张机”为例词,拆解原曲,《词谱》则认为《九张机》是成套队舞,不宜割裂,在第四十卷中连带“口号”在内,直

①楼俨:《洗砚斋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5-6页。

②楼俨:《洗砚斋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1、5页。

③田玉琪、田园:《钦定〈词谱〉注释唐宋词宫调辨析》,《文献》2018年第6期,第170-177页。

④楼俨:《洗砚斋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2页。

接全文收录了两套《九张机》队舞。关于《九张机》的队舞性质,楼俨言:“按曾端伯《乐府雅词》引《九张机》自九重传出,盖女弟子舞队曲也……教坊女弟子楚英所奏《九张机》即赐乐耳。端伯采入两套,一套十一遍,有口号,有放队,一套九遍,口号、放队并缺。”^①楼俨对于唐宋大曲、乐舞的研究参见《南曲引子考略》(此文论及大曲结构)、《答友人问舞曲节奏》等文,此不赘言。

(四)楼俨对《词谱》词韵研究及制谱理论的贡献

接下来讨论在具体的编纂细节上,楼俨是如何影响《词谱》定律、辨韵的:“当代词家,《小秦王》词率是近体七言断句诗,无复旧词音节。曩在书局,与同直诸公极论之,而以王维诗作谱,校苏词平仄如一,并无一声增损,可知音律所关。”^②在楼俨的极力坚持下,《词谱》《阳关曲》一调的平仄是这样的:

仄平平仄仄平平(韵)中仄平平仄仄平(韵)仄平仄仄仄平仄(句)平仄平平平仄平(韵)

全谱格律极严,完全不是近体诗的格律型,可通融处仅有一字,正是与苏词参校而来。《阳关曲》一节中,还有很多词调背景考释,也能在《洗砚斋集》中找到对应的解释。如《词谱》中《阳关曲》:“宋秦观云:‘《渭城曲》绝句,近世又歌入《小秦王》,更名《阳关曲》。属双调,又属大石调。’按唐《教坊记》有《小秦王曲》即《秦王小破阵乐》也,属坐部伎。”“近世歌入《小秦王》”最早应见于《苕溪渔隐丛话》,《教坊记》也只是有《小秦王》一曲,并没有《秦王小破阵乐》的说法,仅看《词谱》不知何谓。《洗砚斋集》中《书坡仙词后》:“淮海词话:《渭城曲》,近世又歌入《小秦王》,更名《阳关曲》,属双调,又属大石调。”^③关于“秦王小破阵乐”的说法,楼俨又解释道:“宋时《阳关》曲谱尚存,以曾摘入《秦王小破阵乐》舞队曲为排遍,故又名《小秦王》,唐《教坊记》有小曲《小秦王》者是也。”^④这些说法带有很强的个人化色彩,并非传世定说,出自楼俨之手当无疑问。

以上只是一个案例,但如果我们对比《词谱》和《词谱》的分体模式可以发现,这两本书在分体设置上具有高度相似性。经常有学者批评《词谱》一字之差就要另分为“又一体”,认为一个字的差别有可能是宋人歌词时的灵活处理,本质仍是同一个曲调。这种分体思路亦是出自楼俨,《词谱》凡例

①楼俨:《洗砚斋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31页。

②楼俨:《洗砚斋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33页。

③楼俨:《洗砚斋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32页。

④楼俨:《洗砚斋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33页。

言：“凡平仄互异及字句短长者，必另列体以次第别之。”^①例如《西湖月》黄子行二词，仅结句相差一字。《词律》认为两词实为一体，《词鹄》《词谱》则都以有一字之差另分一体。

对于宋词通押、转韵的情况，《词谱》较《词律》的辨析更加清晰，点出了很多《词律》未能点出的暗韵，一直以来被视作是《词谱》的一大贡献。是否能够点出押韵决定了一个词调的断句、分体，是决定一部词谱学术水平的重要因素。楼俨对于这些问题有深刻研究，在编纂《词鹄》一谱时就已经设计了多种符号来表现换韵、暗韵，其《词调入声考略》《白云词韵考略》等文详细论述了词中不同韵部的通押情况，其理论描述与《词谱》的编谱实际完全吻合。

具体的例子还有非常多。如《书朱敦儒〈添声杨柳枝〉词后》：

朱敦儒《柳枝》词两遍有六《柳枝》句，曩在书局注为和声，如《柳枝》之例。^②

《书无名氏〈陇头月〉词后》：

《古今词话》载《陇头月》词即《柳梢青》腔仄韵体也……曩在书局编此词为变格，亦谓平仄二韵外无他可采矣。乃观《紫微雅词》有一解三声押韵者……自当补编又一体。^③

楼俨在编定《词谱》时就提供了很多鲜明的观点，已有颇多证据。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晚年，每当又发现了新材料，楼俨仍念念不忘，有修订、补编之意。《词谱》编纂对于楼俨来说，不仅是一份工作，是进身之阶，他是真正将编词谱当成了一生的事业，颇让人感动。

上文已从各个层面阐发了楼俨对于《词谱》编纂的重要意义，另外还有两方面问题需要指出：

第一，《历代诗馀》《词谱》都是官修著作，多人分撰，署名者应都有出力，这毋庸置疑。楼俨提供的是词学研究理论层面的建设，并不是说所有具体工作都是楼俨一个人完成的。在分纂人员中，创作水平最引人注目的是杜诏。陈廷敬《云川阁序》言：“杜生诏以迎銮词进呈，天语称善。”又言：“御制《金莲花赋》，各赋纪恩诗一首，生独进一词。生不善书，而词甚工，复拔置第一。”^④楼俨亦称“杜吉士尤负词名，以填词受知”“读《云川阁词》有愧色

①孙致弥、楼俨：《词鹄初编》凡例，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1页。

②楼俨：《洗砚斋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37页。

③楼俨：《洗砚斋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39页。

④杜诏：《云川阁集》陈廷敬序，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2页。

焉”^①。《洗砚斋集》中同样提到了楼俨与杜诏等人研讨的往事,杜诏等人也不会完全附和楼俨。不过填词和词学研究不是一回事,如果说杜诏是以填词“受知”,那么楼俨就是以词谱研究“受知”,在《词谱》的理论构建过程中,楼俨的经验、意见占据主导地位当无疑问。

第二,楼俨对《词谱》的贡献是有很清晰的学脉渊源的,楼俨的老师朱彝尊、孙致弥、沈皞日都是浙派名家。上文已言,楼俨的宫调研究以及从史志中辑词都曾受到朱彝尊的指导,张炎词集、《乐府雅词》等文献的源头也可以追溯到朱彝尊。楼俨二十岁起就跟随孙致弥学词^②,协助孙致弥编纂《词鹄》,又因老师的大力举荐才能参加《词谱》编纂。《洗砚斋集》又言:“二十年前问作词之法于柘西先生……回首恩门,恍如昨日,师言在耳。”^③当是以沈皞日为师。楼俨称此三位老师并非虚言攀附,朱彝尊为楼俨的词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文献的指导,孙致弥则两次为楼俨提供了宝贵的展示学习成果的机会,沈皞日则是楼俨填词创作的老师。可以说,搭建《词谱》研究理论体系的是楼俨,而楼俨背后还有着深厚的浙派渊源。

四、结论

《词谱》与《历代诗馀》在使用的文献底本、所持的学术观点上存在很大差异,《历代诗馀》不是《词谱》的底本,《词谱》扩充词调之功与《历代诗馀》的编纂关系不大。《词谱》开始编纂的时间为康熙四十八年春,分纂官楼俨在其词学理论的构建中处于核心地位。楼俨与其他十二位通过康熙四十四年南巡召试选拔的分纂人员不同,曾刊制《词鹄》《群雅集》两部大型词谱,受孙致弥举荐入纂,是一位有着丰富的词谱编纂经验的专业人才。《词谱》的文献底本、词乐研究、词韵研究、词调本事研究以及《词谱》历来被学者称道的注释宫调、互校出谱、批驳《词律》等特点都与楼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楼俨师从朱彝尊、孙致弥、沈皞日,《词谱》编纂的背后有很深厚的浙派渊源。

【作者简介】王琳夫,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词学。

①楼俨:《洗砚斋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51页。

②孙致弥卒于康熙四十八年,是年楼俨写悼诗云:“廿年秋左堂前客”“廿载荆卿市上身”(楼俨:《蓑笠轩仅存稿》卷三,浙江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第43-44页)。楼俨生于康熙八年,推知楼俨二十岁就已经结识孙致弥。孙致弥亦言:“余姚楼子俨若从余游久。”(孙致弥、楼俨:《词鹄初编》序,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2页)

③楼俨:《洗砚斋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30页。